



捡来的女友

法 制 故 事 集

捡来的女友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捡来的女友

莫 之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75印张 60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760

书号：10367·36 定价：0.58元

前 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然而，由于十年动乱的遗毒，一些青少年缺乏法律常识，法制观念淡薄，因而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法的道路，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当前，中央提出了五年内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这是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的根本措施，也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计划选编一套法制故事集，旨在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选择生活中富有教益、发人深思的生动事例，形象化地对青少年进行学法守法的教育，帮助他们加强法制观念，同时也为社会和学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一些生动形象的参考资料。

学法才能知法，知法才能守法。我们真诚地期望广大读者从本书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教育。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捡来的女友·····	莫之（1）
迷雾从这里拨开·····	落雨（13）
迟发的呼唤·····	落雨（23）
追踪·····	落雨（35）
盗墓者·····	沉洲、六溪（47）
武藏野之谜·····	徐新、乐己（77）

捡来的女友

莫之

一

胖墩捡了一个女朋友，是那天晚上在大街上开玩笑似地捡的。真把他高兴坏了。

胖墩的官名儿叫彭东，今年三十岁了，一向还是个“老单”，光杆儿。他在纺织厂里当一名老爷机修工，大家都尊他“胖墩”，取电影《小兵张嘎》里那个胖墩的谐音，但他又比那个小东西胖墩得多了。体胖的人照例应当是心宽的，然而胖墩的心却宽不起来，因为三十老几的人了，女朋友还没个着落，这叫他很伤脑筋。眼看着别人家出双入对地吊膀子“白相”，他自己却“老单”起来没个完，心里免不了就酸溜溜的，总不太是滋味。早该结婚的年纪了还是老当光棍，这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而家里那老爷子老太太抱孙心切，免不了常在他耳边唠叨不休，胖墩益发心烦，于是便时时喝酒浇愁抽烟解闷儿。

那天晚上，他独自喝光一瓶啤酒，又啃完半只卤鸭，醉醺醺地打着嗝，咂着嘴，腆着肚皮，拉上邻家的二毛上街去闲扯淡。夏夜的街头，清风习习，纳凉的人们还真不少。他们俩叼着烟卷儿，靠在路口那栏杆边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胡吹。胖墩说他前天晚上打扑克手气如何如何之好，二毛便讲他的女朋友多么多么崇拜他。胖墩被他说到痒处，只觉得心头麻酥酥的发酸，一时间仗着三分醉意，也就夸下海口，说他若是想找女朋友的话，只消一举手，马上就会有人排队来报到，所以做“老单”，只是因为不想找。二毛听完，先是吭哧吭哧地大笑一通，差点儿没把下巴笑脱了，笑够以后，也不说话，单是斜着眼，吊起眉毛哼哼。胖墩很不乐意，鼓起眼泡，鼻孔里呼呼直放粗气，心里觉得怪委屈。这时一阵香风袭来，这两位不由得掀着鼻翅，禁不住回头去看究竟。

一个盛装的妙龄女郎正在他们身后踱来踱去，乍一看那身姿，好象一个时装模特儿款款地在走台步。一阵风徐徐而来，把那女郎的裙裾吹得一飘一飘，以致于胖墩的心尖儿也觉得一颤一颤的。

二毛这家伙原是个怪杰，向来爱出馊主意。这时他眼珠子转了几转，便朝那女郎的方向挤眉弄眼，一个劲地咧嘴：“哥们，甬吹，后边有个小姐，你老兄先过去试一回，这小姐要是肯同你说一句话，那才叫

有鬼——咱情愿输给你一瓶青岛啤酒！”

胖墩一向脑子不太灵光，不想这一刻居然茅塞顿开：对呀，试它一试！没准儿真能混上一个小姐儿也难说。他心里头这么一高兴，借酒盖脸，便朝那女子转过身去。可巧那女子正笑咪咪地望着他们。胖墩一乐：有门儿！那一阵子也不知哪来的鬼聪明，立即清了清嗓子眼儿，对那女子送去满脸的笑：“这位阿姐挺面熟的，吃过晚饭了吗？”说完了，生怕那女子会兜头泼来一阵臭骂，战战兢兢地，心里直发毛。

哪知道结果并不这样，倒是有了好兆头。那女子先是咕咕地笑，仿佛怪不好意思，却又似答非答地点点头。胖墩没料到竟然还有这等好事，也算是福至心灵，笨脑瓜子益发开窍，干脆壮起胆邀她：“这边挺凉爽的，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

那女子还是咕咕笑，突然反问一句：“谁说不好？好哇！”一面又咕咕地笑，一面忙着上下打量胖墩。胖墩一向脸皮薄，不象二毛那样老到，让人家这样周身上下巡礼一通，刚才的那股豪气早不知哪儿去了，而且落得连腿肚子都有些发起颤来。幸好二毛门槛子精，一见这个劲头，憋住笑，做出很识趣的样儿，说了句“我去买包烟”，屁颠屁颠地就溜得不见踪影，丢下这副残局让胖墩去坐腊。

这种事虽不必有人临阵指导，却也不一定要谁现

场观摩的，所以他这一走，胖墩就自在得多了。那女子也不再咕咕地疯笑，而改成一副娴静端庄的微笑，掏出散着香气的花手绢托在腮边：“嗯，你……在哪儿……工作呀？”问完了，又是嫣然一笑，拿手绢轻擦腮帮子。那里有个小酒涡儿，反映着路灯桔红色的光。

胖墩哪里见过这副阵仗，一时间心神早已乱得一塌糊涂。但一想到结果“老单”生涯有望，立时勇气倍增，于是结结巴巴地开始自报家门，唠叨了一通，汗珠已经流到脖子上了。那姑娘倒也通人情，一点儿都不见怪，反而体谅之至，把那条花手绢往墩胖手上一掖：“瞧你紧张的，快擦擦汗呀！”以致于胖墩浑身一麻，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汗流得更多了。姑娘又咕咕地笑。渐渐地，气氛就自然和谐得多了。到后来，眉眼传情，秋波乱送，分手时两人已经约好了明天晚上再次见面，不消说，地点照旧。这样，胖墩苦守了三十年，总算在举手之间，捡到了一位可人意的女朋友，好象变戏法一般。

二

往常，胖墩睡觉时老是要犯心病，胡思乱想地跑野马。有时那脑子里还脏过粪坑，其结果，不是总难成眠，便是常做美梦。有几回，在梦里陪着这位或那

位美人，到处兜风看西洋景，醒来时还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那到底只是梦，常言道“做梦吃饺子，那只是梦而不是饺子”。这回可是确凿的了。所以那天晚上回来以后，胖墩乐不可支，睡得格外地熟，因为了却心病，从此可以不必再犯单相思了。到第二天，他整日笑嘻嘻的，以致家里直纳闷。他也不说明，但饭量增加了一倍。夜色刚起，他就不见踪影了。如是者三天，到了星期日。

一早，胖墩在饭桌上宣布，今天要请女朋友来家吃饭，吩咐爹妈多准备些菜。原来这些天胖墩一再盛情邀那女子来家玩玩。女孩子家自然少不得要拿腔拿调地推。无奈胖墩好耐性，经再三敦请，她竟然肯来了。这消息一经发表，如雷贯耳，当场把老俩口子惊呆在饭桌旁，瞠目咂舌了好一阵子，才返过神来，返过神之后，喜不自胜，便想刺探那姑娘的来历。胖墩懒得多说，实在也是所知无多不甚了了，但基本情况诸如姓氏之类还是得报告的，可是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只说她姓刘，同他勉强算是同行，在本市另一家纺织厂当挡车工。三言两语便敷衍开去。其实本市纺织厂足有十来家，到底她是在哪一家，连他也搞不太清楚。但这无所谓，人好就行。

两位老的听罢，满心欢喜，几乎合不拢缺了牙的嘴巴，自然愿意效力，绝无二话。妹妹彭敏义不容

辞，当然更须卖命，当下风风火火，赶着替哥哥把房间收拾起来，插花瓶啦，摆糖果啦，乒乒乓乓好象大兵过境。

客人预定是九点钟到，八点钟一过，胖墩就巴巴地跑到巷口去守株待兔。家里忙得鸡飞狗跳一概不是他的事，可以不予置理。到了九点多钟，他果然带了一位标致姑娘回来。

这姑娘袅袅婷婷地跟在胖墩身后，不胜娇羞的样子，慌得两老语无伦次，不知道该怎样招呼才不致简慢了贵客。倒是那姑娘气度不凡，初次见面便应付裕如，礼貌周至，“伯伯伯母”一迭连声甜甜地叫，连“小妹”也没有忘了频频招呼。胖墩一步不落随侍在后，但只是张大嘴，光顾了傻笑。两个老的哪里还敢有意见，寒暄了几句，急忙避开来，赶到厨房去拼老命，洗啊切啊炒啊炸啊，忙得发昏第十一章。妹妹彭敏今天担任亲善大使，责任重大，在哥哥房里代东，陪着未来的新嫂嫂亲亲热热地聊大天说闲话，殷勤之致。这一整天里，彭家笑语欢声不绝于耳，真可谓喜气盈门。

一天下来，这位刘小琴姑娘便好象在彭家领取了未来媳妇许可证一样了。邻居们羡慕之余，都说胖墩这呆子能处这么一个漂亮女朋友，到底还算有点能耐，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从此都对胖墩刮目相

看。就连二毛那一向妄狂的臭小子，如今见了胖墩也得服服贴贴，惊叹他的好手段，再不敢对胖墩夸口他的女朋友什么的了。

三

也真是姻缘吧。胖墩和这位刘小琴果然情投意合。自从刘小琴那天来家亮相以后，这些天来两人几乎是每日必见面，以致于二毛都有些眼红。刘小琴来得常了，也就随便得多了。遇饭便吃饭，遇酒便喝酒，丝毫也不见外。看到家里有脏衣服，利利落落地抓起就洗。进了胖墩的房，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把房间收拾得叫人耳目一爽。老两口子一直叹造化，恨不能把刘小琴当第二个女儿来疼爱。

胖墩现在抖起来了。一到暮色微起，他就和刘小琴相依相偎地出去兜风，这使他感到很自豪，大有扬眉吐气的快感，所以一出去便格外阔气。士为知己者死，钱为悦己者花。每次外出，胖墩必定要恭而敬之地开销几元人民币。舞会呀，溜冰呀，冷饮呀，点心呀，花上三五块钱实在是小意思。好在胖墩工作了七八年，私囊略见充足，奉献出来报效女朋友，原也是极应该的，何况现在她几乎可以算是他的未婚妻了。

这样甜甜蜜蜜地过了两个多月，两人已经是难舍难分。胖墩心情一舒畅，体重又增加了几斤。他成了

刘小琴的准侍从，老爷子老太太当然把刘小琴当作准媳妇，一应事务都不瞒她。至于彭敏，跟这个未过门嫂子更可谓亲密无间。刘小琴从此在彭家出入无忌，诸事代行代拆，有时连续几天吃住都在彭家，俨然是这家的要员之一。

又过一段时间，麻烦渐渐多起来；因为要开始筹办结婚前的杂七杂八事。房子不能不装修，家具不能不添置，六大件不能不备办……老两口只管掏腰包，别的事听凭小两口自行办理，概不过问。胖墩自然更无异意，刘小琴怎么说便怎么是好。刘小琴有命令，让胖墩到厂里开结婚登记介绍信，胖墩便欢天喜地，乐颠颠地赶到厂里去办，还赔了一斤好糖果和两包好烟。刘小琴说家具要打全套捷克式，胖墩忙不迭追到木匠家去传达意旨。刘小琴说胖墩的积蓄要如数移交出来，胖墩毫无二话，双手奉上。只要刘小琴能高兴就行了，胖墩只等着成亲，做新郎，度蜜月。

又是一个礼拜天，小琴说要去西湖公园照相。胖墩应声而起，从父亲箱底找出那架日本高级照相机，乐颠颠地陪着她出门便走。拍完一卷彩色胶卷，小琴说累，想回家。胖墩又浑身臭汗地恭送她回到家里。一进门，小琴喊饿。胖墩顾不得揩一把汗，把相机往床上一扔，兴冲冲地赶着去买点心，跑得气喘如牛赶回来，笑嘻嘻地，捧上一碗元宵丸，孝敬未婚妻。回头

去找那相机找不到，想是母亲收起来藏回箱底去了。

傍晚，小琴精神恢复过来了，照例嘻嘻笑着跑到彭敏房里说闲话。碰巧那天彭敏心上高兴，要把自己的嫁妆搬出来让新嫂子欣赏一回，打开箱盖，那张八百元的定期存折夹在箱子边上。她脸一红，赶快把那存折朝下掖，生怕让新嫂子看到。那是她的私房钱，过几天就要到期了，可不敢怕嫂子知道，省得以后叫她敲了去充公办喜事，那可太亏了。

幸而新嫂子不那么小家子气，她好象对那本存折根本不屑一顾，连正眼都不往那儿瞧。

四

这两天，小琴不知为什么没有露面，大概是生病了。胖墩心里憋得慌，比他自己得了病还要难受。很想去看看她以表忠心，却又不晓得她府上在哪里，想想不由得又怨她太精了。做朋友三四个月了连住在什么地方都不肯说，实在不公平。待要打个电话到她厂里去问，这才发觉自己糊涂得可笑，这么久了一直没有问清楚小琴究竟在哪一家纺织厂，这还是得怪她太精。总不能全市十来家纺织厂一家家的去打听遍的。没办法，胖墩自认黔驴技穷，只好在家里干瞪眼，坐等小琴病好上门来罢。

三天、四天。小琴毫无踪迹。五天、六天。一个

礼拜。小琴还是杳如黄鹤。十天过去了。小琴仍然不露面。胖墩成天哭丧着脸，好象比爹妈死了还要伤心难过。他猜想小琴是不是生气了，要吹。若真是这样那可怎么办？再到街头去捡一个女朋友来怕也不是件容易事。那么该怎么办？可是小琴她真要是生了气那又是什么缘故呢？

他开始遍索枯肠反躬自责，细细检讨自己有没有犯过什么方向性或者原则性的过失，或者是举动上言语上有什么冒犯的地方，以致于小琴盛怒之下不再回头。但是绞尽脑汁，直想得头昏脑涨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亲爱的她。她不辞而别前的那两天里，不是还挺情意绵绵的么？喏，在西湖照完相的第二天，她不是还讨了咱家的户口簿去，说是要去办结婚证什么的？呕，对了！她虽拿了户口本，可是过一天却又说先不要办了，为什么呢？是不是说“不办”的那天就变了卦？

胖墩在床上躺了一整天，茶饭不思，光是问为什么为什么。直到天黑，依旧毫无答案，看看天色，暮霭低垂，正是往日和小琴一道出去吊膀子的时光了，见景思人，止不住心头一酸，几乎要落英雄泪！

哪知道他的眼泪还没有来得及落下，外屋早有人越俎代庖，抢先落泪痛哭起来。

胖墩大吃一惊，这真叫一波未平一波又生，坏

了，一定是小琴有什么坏消息！他一骨碌滚下床，跌跌撞撞赶出去，却是姊妹彭敏涕泪齐流哭得正高兴。细听了一回，才知道彭敏哭的是她的什么八百元私存款。胖墩叫苦不迭：这不是祸不单行吗？

彭敏不屈不挠地呜咽着，真心实意痛悼那八百元钱。胖墩总算听得明白，原来妹妹攒这八百元真是不容易。她的男朋友家里经济压力大，妹妹省吃俭用准备积蓄一千元帮他的。今天想去提这八百元回来，一找存折，哪里还有影子！再找那颗图章，也完了！

八百元，不是开玩笑的事。胖墩这才真的发急，但不知是劝慰妹妹好，还是帮着妹妹哭一场好，照他自己现在的处境，他想还是放声哭一场痛快些。但这一回他还是哭迟了一步，因为里屋又有人抢了他的先！

他惊诧莫名，糊里糊涂地扔下妹妹，赶到里面去看究竟。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倒吸一口冷气，目瞪口呆，舌头半天收不回来——老母亲一手撑着箱子盖，一手甩着满把鼻涕和泪水；那架高级照相机也不翼而飞了！母亲老泪纵横，胖墩呆若木鸡，忽听得背后一声巨响，两人惊而回头，看到老爷子满脸发乌，瘦拳头在桌上擂得震天价响——抽屉里那三百元现款也化为乌有了。

真是连台好戏。一时间，彭家哀鸿遍地，乱成一锅粥。其结果，是惊动了治保主任和派出所干警的大

驾。查来查去，结论是并非外寇入侵，倒是家贼作祟！

派出所所长和治保主任都来参加彭家的家庭会议。彭家四个成员逐一回忆思索，分析的结果，疑点归到胖墩身上——盗贼一定是从他身上入手的。

胖墩惊慌之余，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刘小琴？！

所长派人赶到银行。那八百元存款已经分文不剩，全在十天前让一个男人领走了，凭的是彭家的户口本子和彭敏本人的图章。

胖墩听到这个消息，号啕起来了。

但哪里去找这个刘小琴呢？问胖墩，他根本不知所以，只晓得她是从路口捡来的。请了二毛做证明人。但二毛能证明些什么？

幸而法律的威力是强大的。三天以后，公安机关在某纺织厂查到了刘小琴其人。再三天以后，派出所长通知彭家：刘小琴是有夫之妇，过几天将以诈骗罪和盗窃罪受审。

刘小琴终于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到银行领款的同谋者，也没有逃脱法网。

相机，存款，还有现金，差不多如数追回。

这场梦终于成为过去。胖墩不再号啕了，也不敢再想念她。他总算明白了，女朋友不是可以从大街上检到的……